

卷一三六九 宋字

卷一三七〇 宋字

卷一三七二 宋字

永樂大典

百二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一

宋 文帝四

元嘉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瓚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恢復

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如廣寧。臨溫泉。復扶人翻。二月丁卯

魏陽平威王長孫翰卒。戊辰。魏主還宮。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

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

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號

堅光翻。騎。奇。奇。翻。宏。將。即。亮。翻。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

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監工衙。翻。義欣。道憐之子也。道憐

武帝之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便於魏。使。疏。史。翻。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

去。中為彼所侵。魏取河南。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今當脩復舊

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

進軍。今當權飲。戎相避。須冬寒地淨。河水堅合。自更取之。胡寅管見。河南

之也。宋初所有。徐傳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參彼已。帝

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卿清曰：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當然，猶言當如此也。崔浩曰：不

可。南方下濕，天地之性，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東南之地，卑濕沮洳，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叢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

守必固。易以鼓翻。守，式入翻。下，戌守同。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

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

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

陛下征伐，西平赫連，事見上卷四年。北破蠕蠕，事見上年。多獲美女珍寶，

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鈔，楚交翻。皆營私計，

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馬于偽翻。復，扶又翻。

下乃復復叛同。所部兵少。少，待沼翻。乞簡幽州以南，勳兵助已戌守。及就

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欲就漳水造船，分布河津，以備米也。公卿皆以爲

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將，即亮翻。

帥，所類翻。誘，音酉。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

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艦，戶點翻。騎，奇牙翻。謂國家欲存立司

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

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執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說輸芮翻為蠻人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承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復扶人翻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楊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揚州於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為金庫，午為火旺，以火害金，故害氣在楊州。歲在庚午，庚金也。午火也。以火尅金，故為自刑。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箕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去年十一月朔，日食於星紀之宮，宿值斗牛。熒惑罰星也。所居之宿，國受殃為死喪寇亂。箕軫楚之分野，屬荊州。太白未出，不利進兵。太白，兵象也。宿音秀。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進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見賢通翻。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魏道武帝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利息亮翻。閩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將

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王暮末皆殺之暮末誣刑以逞眾叛親離不亡得乎夏四月甲子魏王如雲中 勅勒萬餘落復叛

走復扶又翻魏主使尚書封鐵追討滅之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為

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冠古玩翻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

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吐谷渾

王慕瓚將其眾萬八千襲秦定連瓚古回翻將即亮翻秦輔國大將軍段

暉等擊走之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濬汝所禁翻說文曰水下瀝為濬日

行纜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須昌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東

平郡杜佑曰鄆州古須句國漢為東平國地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

縣東東平國故城亦在縣東乃沂河西上上時掌翻魏主以河南四鎮兵

少命諸軍悉收眾北渡四鎮金墉虎牢滑臺碣石時沼翻戊子魏碣石

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

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

兄也臚改如翻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戰國為中山國

後燕慕容氏都中山後魏道武帝滅之於中山置安州天興三年改定州

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為魏之鄆邑晉時道王石虎自襄國徙都

之魏道武滅後燕。至鄴欲立州。訪於羣下。對者曰。昔河壘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玄孫也。晉初杜預有平吳之功。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寇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請為南翻。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欲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復扶又翻。胡寅管見。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知其不可。則宜通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和難而不退。非忠臣也。甲寅。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使頭吏翻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林邑自范奴文以來。世與交州交兵。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寇古玩。翻頡尸結。翻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將即亮。翻聳夫兵敗。死者甚眾。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屬之欲翻。九月。病甚。筆而臨軒。命太子冀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

其子受居。惡冀聽政。謂冀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冀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首惡景

翽。鄭康成曰。閹人。司晨昏以啟閉者。寸之言侍也。冀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賢通翽。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

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破皮囊。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

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射而亦翽。鄭康成曰。女御。所謂御妻御猶連也。侍也。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玉位。弘子文通。跋之少弟。遣人巡城

告曰。天降山禍。犬行崩背。背蒲妹翽。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介大也。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

陞二等。陞階級也。謂進階也。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冀死。仲靖曰。率使。疏文翽。胡寅管見。太子奉家祀。社稷之梁。或以朝

夕問安視膳者也。故鷄鳴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憐之子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跣步離矣。大位者。姦之所覩

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君疾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為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初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

十夫人如我何。乃為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大幾一失。反使他人以不
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反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況夫有勅
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損。而已不能備。亂兵入宮。驚懼而殞
是已弒之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菴弒誅死之罪。翼之
被救。自取之也。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謚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
陵。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代魏郿城。郿城在漢上郡界。魏後置狄城
郡。隋改曰郿城。隋與狄同。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隗五罪。翻殺
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郿城東。將即亮翻留
其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使疏史翻約合兵
滅魏。遂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恒戶登翻。魏主聞之。治兵將
伐夏。且之翻。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古在河之中流。捨之西行。
前寇未必可免。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此山東謂太行恒山以東。
即河北之地。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遂相招引。以虛聲唱和。
和戶卧翻。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鷄不
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兵將字翻
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

列兵徑二十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傳兒情見。傳尼耕翻。
用也。的也。見賢通翻。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
步。以鼓翻。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卷讀曰捲。則威震南
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
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坂音反。斤。建之子也。王建佐魏
主。主。取中原。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衆。冬十月。以克陵
王義宣為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義宣先戍石頭。而南徐州鎮京口。蓋帶
刺史。而猶戍石頭也。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
還保東平。東平郡。時治須昌。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
治。既久。治。直之翻。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復罪。初。高祖滅秦。遣其鍾
虞於江南。虞音巨。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弋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
紹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
禦之。將。即亮翻。紹。湯亥翻。騎。奇寄翻。大功既立。牽鍾未脫。弋夫從之。既至
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
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弋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沮。在
呂翻。復。扶又翻。上大怒。誅弋夫於壽陽。弋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

諸軍會於七女津。七女津當在永平西北岸。到考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沂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追攻虎牢，按北

史陸侯當作陸侯，張思將翻。辛巳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降戶江翻。考異曰：宋書云：模抗節不降，投整死。按後魏書：模仕魏為武

城男。宋書誤也。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聞請迎於魏。聞徒賢翻。又徒見翻。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

萬五千東如上邽。神清曰：率。考異曰：後魏已伏國仁傳云：烏赫連定所逼，遣烏訥等求迎。宋氏胡傳云：茂莫間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徙。欲

移居上邽。今從十六國春秋。至高田谷。高田谷當在南安郡界。末及至上邽也。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怕戶登翻。

夏主閏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自苑川至西平枹罕，皆乞伏氏故地。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歲在癸未，乞伏國仁

據隴西、南安亦其地也。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越七

喻翻。夏主自郿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往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將即亮翻。騎亦弼翻。越音再。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駝擊之。夏兵大敗，斬

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鵝臯原。鵝臯縣。前漢屬北地。後漢音屬安定。有鵝臯原。唐。人寶元。年改曰靈臺縣。屬涇州。鵝。音孤。馬方陳以自固。

陳蹟曰。陣。魏兵就圍之。士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踏衆伐魏。陣蹟曰。率。下同。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

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

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之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濟子攪翻。下入濟。同。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

衆息浪翻。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受當作授。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垣苗。遠將也。武帝西征。長安。今苗鎮河濟之會。俗謂之垣苗城。祖子孫三世皆

著功名於邊垂。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糧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

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馬耳谷口。即馬耳湖。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

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即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

汶水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與汶會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有故濟亭，即春秋所謂濟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國，即此水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趨七喻翻。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清究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將即亮翻。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郡治歷城。濟南太守武連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南渡後屬南東海郡。今奔牛青城萬歲諸鎮皆其地。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行之耳。復扶人翻。見賢通翻。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承之肅道成之。父也。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斷丁管翻。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鵝脈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中竹仲翻。創初良翻。騎守尋翻。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復夏主之弟丹陽公烏覓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畧數千家，西奔上邽。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即東平

郡之范縣城也。杜佑曰。濮州范縣。晉大夫士會之邑。已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掘其月翻。塹七。詭翻。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

七年。雍於用翻。復方日翻。除其賦役也。夏隴西守將降魏。將即亮翻。降戶
江翻。辛丑魏安頴督諸軍攻滑臺。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

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
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魏以叔孫

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魏未得青州也。使建督諸軍經畧之耳。魏尚
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庫傳官氏後改為

庫氏。帥讀日率。下同。騎奇哥翻。下同。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
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羗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甯

太守焦遺為主。魏收地形志。廣寧郡治隴西郭縣。寧當作寧。郭縣後漢所
置。唐為渭州。隴西縣也。遺不從。乃劫遺族于長城。護軍亮為主。五代志。平

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帥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
遣將軍苻猷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羗。諸羗潰。亮奔還廣甯。暮

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道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道。號
鎮國將軍。秦畧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晉武帝分天水置畧陽郡。降

戶江翻下同。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

藩。芍陂久廢。義欣脩治隄防。治直之翻。引泚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引泚河之水入芍陂也。復扶又翻。丁卯夏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

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并

陘侯。曾魏置關中侯。有爵。未有邑。猶秦漢之關內侯。爵級在列侯下。拓拔賁立代田。自關中侯進爵并陘侯。則有邑矣。而非非君有實土也。陘音刑。

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柔然之法也。魏幢將主二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將即亮翻。下

同。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

從。宰士掌膳飲。以斤敗軍。夫身辱之也。時魏有宰官尚書。宰士蓋其屬也。從才用翻。王斤驕矜不灑。信用左右。調役百姓。調徒吊翻。民不堪命。南奔

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治直之翻。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下戶嫁翻。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

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而高平郡，僑郡也。屬南兗州。北高平郡，古郡也。屬兗州。治湖陸。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盡。

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為子偽翻。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自南北分治，各以其封畧之外為荒外。降戶江翻。生。祖則翻。上問尚書庫部

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也。掌戎器，因簿儀仗。琛，五林翻。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

之曾孫也。顧和見九十卷。晉元帝大興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快快，快於兩翻。欲得楊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

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直之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

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曇徒合翻。史昭釋文燦，先到勿乾也。敕勒，敕勒之先。本匈奴苗裔，即鐵勒國也。其聲訛轉也。圈，渠冢切。防閑也。

水潦，曹昭切。雨水大兒。癘，力制切。疾疫也。漳水，漳諸良切。出晉魏郡鄆縣，即後魏相州。泓，烏宏切。涸，下各切。水竭也。艘，蘇刀切。船之總名。水滌

滌，沂河。蘇故切。逆流而上曰沂。僖，徒果切。落也。凶狡。古巧切。狡，徐也。并刃，卑改切。兼也。並也。屬，以委也。闍寺，呼昆切。守門人也。廊城，芳無切。

本秦文公夢黃蛇止於廊。衍作時以祠白帝之處。隗歸。五罪切。唱和上尺亮切。導也。下廐也。仆。芳遇切。僮也。頓也。汾河。余專切。緣水而下也。鍾虞。爾雅曰。木謂之虞。所以掛鍾磬也。說文曰。虞飾為猛獸。紿之。欺也。非也。沮敗。林汝切。止壞也。逼。筆力切。爾雅。迫也。愷。苦亥切。鳥訥。闕鳥。姓也。訥。闕其名。訥。內骨切。嬰城。伊盈切。繞城以自固也。鶉。縣名。屬安定。本後秦姚泓之地。姚泓既滅。其地尋入赫連勃勃。穰人羊切。豐也。重創辱傷也。據。借也。符契。苦計切。符。合契約也。考。陔。音酌。人音鶉。在安聖郡屬北史。後魏音楚。相孫叔敖所造。以灌田也。淶。賓。瀾切。水名。出弋陽。溉功代切。井陘。常山邑。井陘山在南。系後魏。幢將。宅江切。軍幢之將帥也。蠕蠕。傳云。千人為軍。軍置將百人為幢。幢置帥。徐。閩切。行示也。府臧。才浪切。物所蓄也。詭。過委切。詐也。快快。竹兩切。志不滿也。趙完壁。源委。瓚。音公。回反。竺。音竹。姓也。沖。音蟲。未解。音下。懈反。區處。音昌。呂反。相枕。去聲。挫。音則。臥反。癘。音厲。疫癘。城守。音狩。漳。音章。淤。姚興子也。為劉裕所虜。屢見。音胡。旬反。定相。去聲。音魏。日郭。後魏改日相州。主如如。往也。毗。音毘。礪。音敵。翔。成名。今濟州是也。臚。音問。諳。音庵。邁。音其。拜反。頤。音胡。結反。禪。音裨。副也。治坂。上音野。下音反。瘳。音抽。閻寺。閻寺皆奄人。